

特邀主持



赵翼如  
资深编辑、记者。现供职于江苏省作家协会,一级作家。著有《倾斜的风景》《有一种毒药叫“成功”》等,曾获冰心散文奖。

## 醉球

六月,这日子里外都蹦跳着球。前天和央视徐小斌通话约稿——记得那年,她和白岩松即时解说世界杯决赛。

我见过人醉酒,感觉她真的醉球——在醉态中挥洒飞扬的想象力:啊呀,那道弧线太艺术了……

十多年前,据说南京文化有“一景”:“超世纪”江苏作家足球队。苏童、叶兆言、毕飞宇、赵刚为前锋,朱文、韩东是前卫,后卫有赵本夫、李小山……此刻,苏童、毕飞宇就在世界杯现场说球。

本期《行者》有当年“球员”的身影。且看其笔尖下,是否跳动着足球精灵?

家有球迷。我也曾混入过少体校的球队。不那么在意输赢,更喜欢运动的快意、球的美感。忽想起当初送男友的第一件礼物,正是一双球鞋!

生命的箩筐里,装进过大大小小的球——它召唤出内心的“孩童”。

## 我是中国队球迷

文/赵本夫

巴西世界杯打得热火朝天,这是全世界球迷的节日。这些天,我放下手头的写作,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看球上了。几乎每场都看。有些场次看录像,一些重要的比赛和自己感兴趣的球队,则看直播。这需要熬夜。已看到有球迷因为熬夜看球而猝死的报道,这会增加家人的担心,但对球迷们来说,几乎不受影响。球还是要看的,毕竟四年一届,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。开始几天的比赛已看到这届世界杯的精彩:有点球,有乌龙,有误判,有红牌,有精彩的配合,有高超的球技,也有粗野的踢人,狂妄的昏话,有谨慎的预言,有意料之外的结果,比如弱队胜强队,还有上届冠军西班牙队一场丢掉五个球……这就是世界杯,一场世界大赛应有的元素都有了。更重要的是,几乎场场都有进球,而且多,光是前11场比赛就踢进37个球,效率之高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届。这届世界杯好玩、刺激、精彩,是一次足球的盛宴。

但我不会太激动。因为没有中国队参加。

我是中国队的球迷。这么多年,已经没有人愿意说自己是中国队的球迷了,仿佛那是一件很丢人的事,会被有人说档次太低:就中国足球这水平,你也看?而且敢说是国家队的球迷?是的,我是中国队的球迷。而且我还看中超,是恒大的球迷,是舜天的球迷。他们的比赛,只要转播,我每场必看,一个人关在书房里,大喊大叫。那时,我会激动,比看世界杯激动。

中国足球糟糕的战绩,让球迷们失望而至绝望。领导瞎指挥,教练不靠谱,假球、黑哨、丑闻不断,以至于关于中国足球,就很难听到什么好话。人们以调侃、讽刺、谩骂中国足球为快事。羞辱中国足球的小品还上了春晚。我看差不多了。对球迷来说,怨气人人都有,发泄一下无可厚非,但说到底,还是因为我们希望中国足球好起来。君不见凡有中国队的比赛,还是有那么多痴心球迷去呐喊吗?就连中超赛场的球迷上座率也是亚洲最高的。

对中国足球,我从来没有失去过信心。上世纪九十年代,

我曾应邀为上海一家体育报写过不下几十篇球评。这么多年下来,我对每一场比赛都抱有希望,都期待奇迹的发生。当然,绝大多数时候都失望了。但偶尔也会有意外的惊喜。前几年,高洪波的国家队在东亚四强赛上,以三比零战胜韩国,打破三十多年不胜韩国的历史。那天晚上,我一直在喊叫。后来独自在书房里倒了一杯红酒,对着电视机庆祝!当时我想,如果给高洪波时间,中国队会强大起来的。但遗憾的是,不知究竟是什么原因,很快又把高洪波换掉了。中国足球落后的基因固然很多,但我一直认为主要还是缺少好教练。俗话说,兵熊熊一个,将熊熊一窝。中国青少年足球没能搞好,但正像米卢所说,还没到无人可用的地步。从现有的球员中选拔一批好苗子,进行科学的训练和技术指导,中国足球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。

中国足球已是弱势群体,总是调侃、挖苦它,已有些无趣了。我们应当有勇气喊出来:“我是中国队的球迷!”■

## 一段折叠的足球时光

文/张锐

加莱亚诺的《足球往事》提及足球起源,不忘把中国顺带一笔,“五千年前,中国魔术师使球在他们的脚上跳舞”,这赞誉令人不由想起高俅,一记“鸳鸯拐”时来运转平步青云。高俅骨子里唯美,付之于脚法,华丽漂亮,不似当下功利足球沉闷——这倒和加莱亚诺的审美如出一辙。

功利足球,为了胜利无所不用其极,场面沉闷,昏昏欲睡。而加莱亚诺渴慕诗意图灵的足球,他要告诉世人拉美足球最初的纯粹和原始的快乐。足球以及围绕足球旋转的世界,每一构成元素,都是其抒情断章,忧伤咏叹,激进狂歌,歇斯底里,又或者伤心欲绝。若没有对足球近乎宗教般的虔诚和热爱,没有出入古今纵横捭阖的视野,没有驾驭文字雕龙雕虫的匠心,就绝不会有《足球往事》的回魂转世。

加莱亚诺此刻是拉美足球虔诚的教徒。流亡生涯里波西米亚的气息流淌在足球文字里,忧伤而静谧;小说家的文笔和视角,又能佐以细致入微的敏感和绝佳的文采;对拉美足球如宗教般的赞美,又使得这断简札记沉淀为悲怆的史诗。

近乎三百则断章,这令人想起中国的赋,或寥寥几百字,或洋洋洒洒浓墨重彩铺陈。而赋,古人在诗来对待的(“赋者,古诗之流也”),加莱亚诺骨子里把足球视为诗,一则断章即一篇诗意流动的赋。拈来的题目,既有对“球迷”等概念诗意的解读,又有世界杯编年史的夹叙夹议,也可以是传奇巨星的纪传体列传。而他如正儿八经的疯子或荒谬的诗人,烈日下的一枚蝉一般歇斯底里的吟唱着热爱和仇恨。

《偶像》一文中,他如此描述常见的少年:“足球和他相见、相知,直到以身相许。她在他的脚尖休憩、舞蹈。他爱抚着她,并在千万次的无声交流中与她呢喃私语。无名小卒们,那些总是被斥责为不名一文的人,能够从他所擅长的二过一的传球配合中,从划过草地的“Z”字形盘球中,从难以置信的脚后跟射门或奇妙的凌空倒钩中,刹那间找到自我。”可是“偶像仅仅是一时的偶像。想要成为人类的永恒,不过是一场幻想”,走笔至此,足球远离功利和喧哗,而有了最初的快乐和永恒的忧伤。

《少林足球》星爷有句台词“球,不是这样踢滴”。可足球功利时代,身姿摇曳赏心悦目的盘带,抵不过成王败寇的冲撞。加莱亚诺现实中注定是一个脚法平平甚至愚钝的跛脚鸭,他所能做的是求助于缪斯女神之吻,以梦中传彩之笔,抒写足球的美丽和忧伤。■



沙滩足球  
摄/笑笑

## 从巴拉克到穆勒

文/徐小斌

6月17号,德国队小穆勒再次上演帽子戏法,不出意外可能会蝉联本届世界杯最佳射手!众所周知我是德国队铁杆球迷,四年前作客“文道伪球迷”,为了维护德国队被骂惨了!当然,同时作客的苏童、余华、阿来他们被骂得更惨,但我可没有他们那么强大的内心世界,从那时起我发誓再也不做这类节目了!

一九九八年我和白岩松一起做东方时空特别节目——即时解说世界杯决赛。我们都把宝押在了巴西队,结果全错了。齐达内两个头球定胜负,事后我说,是上帝摸了一下齐达内的光头。

之前白岩松是在足球报上看到了我写的《裁判杀死了英格兰》一文后找到我的,电话里

我们就吵起来了。因为他是阿根廷的铁杆。当时我是英格兰的铁杆。吵到最后他说就是你了,别变了,你一定要来和我做决赛的节目。

估计那时是没网络,有网络的话也得挨骂。我爱德国队事出有因:自韩日世界杯始,贝克汉姆、皮耶罗、英扎吉、托蒂等天王巨星在我心中纷纷倒下,而巴拉克无疑成为了我的最爱——这不仅由于他在危难之际,用他左右开弓不可阻挡的进球挽救了整个欧洲的荣誉,还由于他的霸气与技术的全面所显示出来的王者风范。当时,德韩之战七十五分钟,巴拉克终于刺穿韩国人的心脏。红魔球迷在瞬时停止了叫喊,英雄巴拉克在红色海洋的包围下,如飞鸣之镝,形成

夺命绝杀。而在此前,巴拉克刚刚利用战术犯规阻挡了韩国队的致命一击,被出示黄牌,这就意味着:巴拉克将无法参加决赛。巴拉克用自己的牺牲挽救了德国的命运,终止了韩国的神话,讨回了世界的公平,也为FIFA解了围。比起德国队,意大利、西班牙的王子王储们还是多了一些温柔倜傥,少了一些杀手本色。

如今巴拉克退役,穆勒接了光荣十三号的袖标,比起巴拉克,他似乎更幸运更轻松,惯于以一种举重若轻的姿态,一招制敌!

本届世界杯,我看好的是德国与荷兰。■